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卅二.

第二天早上九點多鐘，我們都還在夢鄉神遊，尼奧和秀子突然回來了。他把東尼搖醒，劈口就問道：「做了日課沒有？」東尼尚在夢中，定了定神，一看是尼奧，歡欣地說：「尼奧！你回來了？玩得好吧？」

尼奧臉上蒙著嚴霜！

「我們回來了，可是我們沒有玩，我對該做的功課作了一番整理。」

「好極了，快告訴我，我乖乖地聽！」東尼嬉皮笑臉的說。

「你先告訴我，今天的日課舉行了沒有？」

「我們在等你回來主持。」東尼只好胡扯。

「你怎麼知道我會提前回來？」

「靈感，完全是宇宙之神給我的靈感。」

「胡說！你怎麼可以侮辱宇宙之神！」尼奧終於爆發了：「你去看看娛樂室，你們昨夜一定鬧了個通宵。」

東尼也忍不住了：「那是我們的私生活，你管不著！」

「我們是修道人，一切要有分寸！」

「我是在替天行道！上帝給了我這玩意，我就應該好好用它！」

「擔誤功課就不對！」

「講得好聽！你去貝林悠哉遊哉，有個日本姑娘陪你睡覺，陪你看日出日落，那樣的修行誰不樂意？」

「東尼！東尼！」秀子一急，又開始點名了。

「你別張口就胡說！」

「我胡說？」東尼咬牙切齒，痛手碰到牆壁，頭上冒出了冷汗。他捧著痛手大叫：「看看我的手，你得意吧？早先不聽你胡說，我絕不會受這個活罪！」

「要修行就要吃苦，你忍受不了，大可回去過那種醉生夢死的日子！」

「你沒心肝！我辛辛苦苦把基礎打好了，現在你們生活不愁，就要趕我走？」他揮舞著痛手，咆哮起來。

「是你不肯上進，整天玩女人，交朋友，說笑話，正事不做。」

「我正事不做？只有你是聖人？秀子還陪你睡覺，你呢？你做了什麼正事？」

「東尼！」秀子苦惱地擰著手指。

「只有我東尼該下地獄！你們該上天堂！踏著我的頭！你帶著日本女人，帶著甘格！還有中國人！美國人！只有我這個巴西人沒有文化！我活該下地獄！」他說著說著，突然哭了起來。顯然這一陣激動，觸發了傷口，他用左手環抱著右手，咬著牙強忍著痛。偏生淚水決堤，大鬍子上晶瑩點點，一張臉漲得又紫又紅。

尼奧說得是，這兩天我們的確玩暈了頭。但是，他的態度過於嚴峻，也不是修道人應有的。我便說：「中國人有沒有發言權？」

東尼說：「那個想說都可以，只有我一開口就錯。」

首要之急，是先安撫他們的脾氣，我說：「誰都有錯，誰都沒錯。每件事都不是偶然的，要責備東尼，就應該先瞭解他，既然瞭解他，就不必責備他。」

東尼果然火氣全消，感激地說：「還是中國人講道理。」

「這個團體是眾人的，每個人都有他的任務。現在才六個人，就經常這樣爭執吵鬧不休。等將來組織擴大了，豈不是永無寧日嗎？」

尼奧說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們必須這樣吵鬧，把心底話都抖出來，最後才能精誠相處。」

我搖頭說：「行不通，看看東尼的手，這個代價太大了。只有心平氣和的分析討論，才能讓人說實話，真誠相對。」

「你們東方人天性平和，我們辦不到。」

「你忘了我們的宗旨？我們要克己，反對暴力，人家打我們罵我們都得忍耐。」

「那是理想，我們只能努力去做。」

「克己就是自我控制，光是努力，不求達到目的，又有什麼用！」

「可是，從小我們所受的教育，便是自由發展。」

「不錯，正因如此，所以更有必要深切反省，鍛鍊自我控制的能力。我們所應該追求的，也就是生活中所欠缺的，否則追求的意義何在？」

「我們要集中全力追求真理！」

「真理包括了一切，明知道自己的缺點，不去彌補改正，還談什麼真理？我們怎能輕易放過身邊的真理，而去追尋一個遙遠空洞的理論？你們正因為內心不寧，才要用各種儀式、功課來疏導。彼此又缺乏相互的體諒，所以用爭吵來宣洩，這一點都不是追求真理的心境和態度。」

我理直氣壯一口氣把話說完，他們默默地聽著，半響沒人答腔。我知道已經收到了效果，他們都是聰明人，而且求好之心甚切，一說便透。

東西方由於文化發源的環境不同，因而走向了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。西方主張自由發展，小孩自幼即生長在爭爭吵吵的環境中，吵完了又能夠立刻置諸腦後。而東方則不同，以中國人為例，我們主張相互容忍，實則雙方耿耿於懷，到最後成了道不同不相為謀。

沒人言語，我又換了個口氣說：「很幸運地，我們這個團體能有尼奧這般博學而具有信念的人，在精神及學習上領導我們。而他是人，所以必須有一個志同道合的秀子，使他完整，保持身心的平衡。也幸而有甘格，他恬淡無爭，是我們的榜樣。同時也虧了東尼，他犧牲了靈修的寶貴時間，以他的才華和交際手腕，成為我們與社會間的一座橋樑。如果沒有他，我們就得四出奔走，圖謀生計，那豈不成了乞丐集團？」我故意不提凱洛琳，怕又觸及痛處。

高帽子沒有人不喜愛，他們臉上都顯出了得意之色，東尼也回敬過來：「也幸虧你，才使我們生活正常。」

「這不算什麼，我希望能有點貢獻，我要隨時提醒大家，保持心平氣和。」

尼奧插口道：「有沒有辦法鍛鍊控制情緒？」

這個問題我也想過，馬上就有答案：「有一種功夫是靠持戒及修行，練習自我控制，持戒我們辦不到，修行則要拜月。最簡易、隨時隨地可以實行的方法，就是每天強迫自己做三件利人不利己的事。由小而大，而且要在最不願意的時候，勉強自己去做，習以為常，就可以輕易地控制自己。」

話未說完，東尼突然站了起來，跑到廚房去。尼奧見了，無可奈何地對我搖搖頭。談話中止了，我一方面等著，一面構思。

東尼回來了，右手的石膏模上平擱著五杯水，凱洛琳也跟著進來。

秀子正渴得緊，高興地接過水，一一傳給我們，並且給了東尼一個熱吻。東尼大為得意地說：「我已經做了一個利人不利己的事。」

尼奧假裝不悅地說：「你還不利己？賺了秀子一個吻。」

大家喝著水，氣氛輕鬆多了。

尼奧又問我：「你剛才說的拜月是怎麼回事？據我所知，印度、非洲真有這種儀式，但只是迷信而已。」

我對此所知不多，只好胡扯：「中國道家講究拜月，所謂日月精華就是光，但是日光強烈，所以白天比較積極。月光則給人平靜，安寧……」

「真有道理！」東尼大表同感：「我一見到月亮就心平氣和，心裡充滿著愛，當然是愛女人。」

我繼續說：「正因為拜月太消極，在現代社會中，不為一般人所接受。」

「你知道拜月的方法嗎？」

「略知一二，儀式是為了爭取人們的信仰，我們可以不管。在理論上，是利用拜月集中注意力，藉此將自己的精、氣、神凝為一體，但這必須在安靜而空氣新鮮的環境下進行。」

「貝林島正合理想，下次我們去練習。」尼奧說。

「不行，要就馬上開始！」東尼說。

「阿拜特可不可以？」秀子問。